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26
4 June 1975

CHINESE

第一八二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谢赫利先生	(伊拉克)
<u>理事国</u>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库德利雅夫泽夫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威尔斯先生
	意大利	卡瓦格利埃里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乌尔德·西迪·艾哈迈德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莱塞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按照理事会在第一八二三次至一八二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布隆迪、达荷美、加纳、印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南斯拉夫、赞比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以便参加目前的讨论，但无表决权。他们当中任何人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当然会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布隆迪代表米卡纳古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利比里亚代表丹尼斯先生；尼日利亚代表阿里克波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吉戈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赞比亚代表姆旺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按照在第一八二三次会议上所作的进一步决定，我现在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班达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还收到了保加利亚、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

对，就邀请我刚才提到的各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议席座位数目有限，我很抱歉我必须请上述的各位代表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任何时候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我会请他们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保加利亚代表格罗泽夫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先生；巴基斯坦代表马丁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将继续讨论它当前的问题。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是塞拉利昂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发言。

布莱登先生（塞拉利昂）：主席，首先，我也要祝贺你当选为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认为，当我们再一次讨论有关委任统治与托管制度时，由你担任主席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你的前任，伊拉克代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伦敦举行的联大第一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起了卓越作用，当时他对于南非对西南非——现在叫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的性质采取了强硬立场。在这次很有趣味的辩论中由你担任我们的主席，我们自己感到十分幸运。

让我再祝贺理事会即将离职的主席，他在五月主持理事会事务时表现了能干、优异的作风。我们也特别感谢圭亚那外交部长兰法尔先生阁下，他对审议中的问题，拥有渊博的、精通的知识，他花了许多时间，不辞辛劳地参加理事会这一系列的会议。

现在回到我们辩论的题目，主席先生，让我再次表明我国政府的明确、不含糊、坚定的立场，我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我国外交部长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所作发言中若干中肯的言论。我国外长断言，“……纳米比亚问题是对联合国的效能的直接考验。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会员国能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这问题而不违背

使本组织具有意义的原则”。（A/PV. 2250, 英文本第 102 页）。在同一会议上，我国外长在另一地方接着说：

“纳米比亚，历史显然是静止了，或是正向后退。非常遗憾，尽管本机构作出了承担该领土的管理并把居民从南非政府的控制中释放出来的决定与后来的行动，我们所目睹的却是把纳米比亚肢解成许多“本土”，我们猜疑这是为了把种族隔离大规模地输入纳米比亚作准备。”

从前称为“西南非委任统治问题”的纳米比亚局势，依然是一九四六年以来联合国议程上就有的最古老、持续最久的问题。实际上，自一九四六年一月联大在伦敦揭幕以来，在第一届会议议程上占间接、突出地位的项目，可以说至今只有南非问题和西南非问题仍旧是联合国议程上的一个永久的固定的议题。附带提到颇为有趣的一件事是，西南非（纳米比亚）问题第二部分当事者的南非，不仅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并且是本组织最先七个副主席之一，因此又自动成为最初的总务委员会或指导委员会——任何组织的神经中枢——的一员。然而，就是这个创始成员，即最初的副主席之一，三十年来一直藐视它自己成立的组织的权力。这事如非完全不相关，也似乎只是历史上微不足道的脚注，它的意义只能以最初三十年中作为本组织会员国的南非的顽强态度作背景，才能适当地加以评价。顺便指出一件事也是同样十分恰当的，那就是在目前的委任统治国当中，只有南非没有提出大会第四委员会所要求的托管协定草案。因此，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其他八个托管协定时，西南非的托管协定不在其中。将近一年以后，在第一届会议第二期，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如我们已经提及的，副主席兼指导委员会成员的南非，提出关于南非委任统治的提议，明显地，它对当时提议的托管制度的主要兴趣，如非唯一兴趣，显然不过是要吞并或合并西南非——它当时的名称，把它当作南非联邦自己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大约三十年后今天在此开会的各位代表，从第四委员会关于那一段早期的

报告中得知下述事实应该不是令人惊异的事：“若干代表团怀疑南非在西南非所举行的公民投票的效力，理由是没有能够以民主方法同该领土人民磋商”。三十年后，人们对于南非在纳米比亚举行及主持公平、自由的选举的意图，继续存有同样的怀疑，这是对我们的姐妹国——伟大的南非联邦——的信用坏评论。回想起来，仿佛参加的代表团之一波兰所提出的建议，在那些早期关于托管问题讨论中，并没有获得赞同，因此，今天，我们仍然遗有南非同国际社会其他各国交往中使用的令人讨厌的作风。一九四六年，波兰代表团在大会第一届会议上表示了关于托管的意见：“结束委任统治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委任统治地独立”。

尽管在早期的那些年当中，甚至在南非不断作出了不服从、顽抗的行为时，各方对南非仍表示了善意与同情的了解，但“南非政府作为管理当局，并代表西南非人民，对（关于西南非托管协定的）决议保留其立场”。关于结束委任统治的适当方法的同一问题，正忙着要把巴勒斯坦问题列入为审议巴勒斯坦问题而召开的一九四七年四月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议程的其他五国集团也使用了委任统治的合法结束同委任统治已告结束地区取得主权独立二者具有同等意义的概念。

如果我及时地追述联合国内讨论南非／西南非托管问题的初期，这仅是要指出我们当前辩论主题的当事者之一的性质与特征，希望一九七五年的安理会能在一瞬间洞察到可能的新方法，从而安理会得以尽力制服国际社会的这只老虎。

根据前述对南非的暗淡、丑恶历史的简短回顾——南非这个有声誉的、但令人遗憾地无反应、无廉耻的当事国，它同联合国的交往根源于远非通情达理的人所期望的行为模式——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安理会的这一系列会议应该直接而迅速地，如同我们在以往作过的，致力于通过纳米比亚人民所承认的领袖，即西南非民组织，同纳米比亚人民重建直接交往与联系。这种行动的先例是不少的。某些方面所提出的议论，认为承认西南非民组并且同它直接交往会给南非一个好的借口，使它高喊“狼来了”并使它声称国际社会正进行以未来的一党的国家体制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头上，我们认为这种议论是相当牵强的。

无可否认，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最突出、最强大的前殖民国家，即大不列颠和法国两国，很尊重地对政治、政府和公共行政科学遗留了一个遗产，这个遗产的特征之一是，它命令——或是“以立法来规定”？——殖民国或统治国永不应放弃其宣称的或假设的“统治”所谓落后或开发不足国家——现在叫得较好听些，称为发展中国家——的“道德”责任，而留下一片真空。那两个从前的殖民国，即从前的委任统治国的功绩是值得称赞的，它们不象目前情况下的南非，这两个国家从容地迅速取得它们的手的对手的同意，同想象上具有革命性的、从前一度敌对的政治民族主义组织进行谈判，以此作为独立的序幕，而且实际上真的独立了。此外，这两个殖民国利用这作为它们从前的任何一个殖民地在独立的最初几个月内享有某种程度的稳定的一种保证。

在每一个此种成功地运用同民族主义组织谈判的得失中无疑地透露出，在谈判结束时，从前的“受托人”或“监护人”与从前的“被监护人”继续维持热诚而非强迫的礼貌关系；在从别，如非十足的敌意与怨恨，也只有刻毒与愤恨的态度存在。

这种国家之一的代表在这个会议厅内当前辩论的过程中所作非常甜蜜动人的暗示，我们中间一些人不是没注意到的。南非如注意到友善的法兰西共和国给它的友好暗示，对它自己是有些帮助的。

在上面描绘了我国代表团在 30 年后值此南非—纳米比亚辩论之际对问题的前景的广阔视野以后，现在让我迅速地填满我们所看到的构成纳米比亚问题或纳米比亚局势的绣帷设计中的一些针孔。

在联合国历史的最初 22 年中，即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大会通过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约有 79 个决议之后，安理会开始自己与纳米比亚问题接触，堆积起来它自己的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的不大光采的命运不下于在它们之前的大会的相应决议所遭受的命运。因此，照我们的计算，不少于 13 个的安理会决议都全部失败了：在第 246(1968) 号决议之后，紧跟着第 264

(1969)、269(1969)、第276(1970)、第283(1970)、第284(1970)、第301(1971)、第309(1972)、第310(1972)、第319(1972)、第323(1972)、第342(1973)、第366(1974)号决议都淹没无闻了。最后列举的第366(1974)号决议是安理会举行目前一系列会议的直接原因。

由于前述的意见，我国代表团成员和我自己心里产生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目前会议的准确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它的目的是讨论纳米比亚局势。它是否再度令人厌恶地进行差不多显然已经变成不过是无结果的关于谁拥有纳米比亚，而非谁统治纳米比亚的一问一答形式？南非为何不愿意结束它对之已无任何合法权利的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本理事会应不应向南非作出一些进一步的提议——实际上如非向南非恳求——要它尊重本机构和大会所通过的无数决议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意见？我们不实施近几年来本机构和大会所通过的无数决议中差不多都一再提及的那些“有效措施，”又如何能使一个非法且不负责任的政权就范？或者，我们目前会议的目的是不是第366(1974)号决议中所暗示的目的，实际上就象其他早些时候的决议中所暗示的那样，也就是说，在由于我们自己的自加的胆怯、我们的妥协和我们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使国际社会本身——如果它不留心的话——陷于崩溃或消失无闻之前，我们现在打算采取那些必要的有效措施来一劳永逸地除掉国际社会国家的这个恶性赘生物？

过去三天来，一个代表接着一个代表相继发言，响应构成我国政府在目前辩论中的立场的基础的主题——这个主题，明显地，是这里任何一个理事国或代表不会逃避的，即如果南非对半个世纪以上始终受到谴责的问题，继续表示不改变其政策，即使不能如我们所希望的改变其内心，则应拟订导致对南非进行积极有力行动的具体步骤。

我国政府对非洲的完全解放——事实上，对于任何未征得人民和民族的同意而将其置于政治上被征服或从属地位的地方的完全解放——所怀有的长久不倦的情感，

是众所周知的，以致无需在这个庄严的机构上作不必要的或沉闷的叙述。因为没有**一个本理事会或大会要求对南非采取适当有效措施的决议没有我们参加在内，作为共同倡议国或共同起草国或联合提案国。**

在每一个场合，我们都这样宣布我国政府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我们主张并履行我们对纳米比亚实现自决与完全独立权利的大业所承担的义务，同时主张南非应完全无条件撤出纳米比亚领土。

如同以往一样，现在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坚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对一切有关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的问题所表现的精神、文字、政策。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愿公开宣布我们充分支持非统组织的立场，非统组织主张在联合国主持及监督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选举，并适当地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合法的、被爱戴的民族发言人。

南非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以往二十年在它周围，甚至在它自己的国土上发生的历史，它还是记取这二十年来的历史的教训为好。我国代表团认为应把西南非民组看作现在可得到的、现在已有准备、现在愿意而且现在有能力作为第一个可供选择的政府的理所当然的组织，以取代以往 55 年中未取得纳米比亚民族的同意而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目前的非法政权。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对于将来所想象的这种远见，不会妨碍各地信仰一切人有选择及安排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的一切善意的人。

“宁愿自治不愿好好地被统治”的口号，不是非洲民族主义者或政治家提出的；它是杰出的英国行政官奥姆斯比-戈尔遗留给从前的国际联盟理事会的遗物。纳米比亚人民，并且只有纳米比亚人民——尽管有本组织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和其他乐于助人的力量的援助与鼓励——才是选择自己继续生活，并象自由人一样生活的方式的唯一合格人们。

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在这个场合不向南非呼吁；而要通过你，主席先生，向这个庄严的大会的各位代表呼吁。归根到底，对于纳米比亚的将来应该怎样必须

作出最后决定的人就是你们各位。可供我们选择的可能是有限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难道是“要自由的人本身必须揭竿而起吗”？或者应该是“在南非、纳米比亚和本理事会各位理事之间，以一种同志关系的态度一起来讨论”？

主席：谢谢塞拉利昂代表善意地提及我国及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奥奎·阿里克波先生阁下，我请他在议席就座以便发言。

阿里克波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理会内你的各位同事使尼日利亚代表团得以参加这个关于纳米比亚的极端重要的辩论。但在我对这一系列会议的主题作出些微贡献以前，我要先祝贺你就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以一个象贵国伊拉克这样有反对殖民主义和外国剥削的悠久历史的国家的代表来主持关于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镇压与剥削形式之一的辩论，是完全适当的。我国代表团深信，以你处理安理会现在的这类问题的经验，必定会使目前的审议更加丰富。我还要谢谢兄弟的主亚那共和国常驻代表，尤其是主亚那外长，我的朋友桑尼·兰法尔，他认识到他的国家寄予纳米比亚自决问题的重要性，搁置其他一切迫切事务，以便主持这一系列会议的第一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在纳米比亚狂妄实行种族歧视与镇压的法令和作风，要求南非庄严宣布它将遵守关于纳米比亚的联合国决议与决定以及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与统一。

南非当局拒绝按照安理会决议作任何宣布。南非当局轻蔑地驳斥了安理会主张它有权监督把权力转移给纳米比亚人民的任何要求。这种公然违抗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应导致自动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来对付南非。但本理事会已得到警告，第七章的规定不得用来对付南非。南非在安理会内的朋友宁可牺牲安理会的权威和效力，而不肯危及它们在南非的投资的安全。现在，纵使安理会又通过另一强

硬的决议，安理会理事国中的南非朋友必定破坏这决议中设法要迫使南非根据联合国压倒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行事的那些规定。那么，弱小国家目前日益寻求超级大国定全保护伞的保护，而不寻求理应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的保护，又有什么奇怪呢？最近十年来，每一重大国际问题都得在联合国系统以外解决，我们对这会吃惊吗？纳米比亚局势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强权仍然是公理。我们当然知道南非与一些安理会理事国之间的秘密防御联系，这种联系阻止那些理事国采取积极行动来对抗南非的不妥协。

但是，尽管我的悲观主义，我仍然在南非拒绝安理会要求的信中发现一些希望。我看出南非政府承认西南非——我们称为纳米比亚的那个领土——的明确国际地位。南非说它不为自己要求纳米比亚的一吋土地。

沃斯特先生同意，不管肤色或种族，在纳米比亚必须维持与促进人民的人类尊严和权利。沃斯特先生说，南非不可以也不应干涉有关纳米比亚人民宪法前途所采的决定。根据沃斯特先生说，纳米比亚居民自己，而非其他人，将要决定自己的前途。

尼日利亚代表团认为，这些南非当局所作的很有份量的政策宣言，本理事会应给南非把政策付诸实践的机会。不应给南非撤回宣言的任何部分的机会，而且联合国不管南非怎样，应援助它执行那项政策。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托管领土，不管南非承不承认这事实。南非说，它接受纳米比亚的国际地位，然而它继续否定获得极为普遍的承认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有权利与义务来监督把权力转移给该领土的主人。南非说，它承认纳米比亚人有权决定自己将来的政府的形式；可是它却努力提高该领土内若干从前纳粹移民的政治优势。但是，不管这一切，它准备同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非洲领袖的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谈判关于执行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政策。

如果安理会不行使它根据宪章第七章的权力——我认为它应该行使那权力——

除了同南非会谈以外，还有什么可抉择的呢？沃斯特先生已经提出了，如政策宣言中所提出的，可能设立的联合国委员会的组成及其职权范围。但我说，安理会应拒绝沃斯特先生所提出的更加狂妄自大的提议，而采取它自己的行动。尼日利亚愿谦逊地敦促安理会指派一个安理会的委员会，以加速执行把权力转移给纳米比亚人民的方案。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系列会议必须给那委员会一个积极的简令，以便在未来三个月内根据简令工作，以保证这个世界机构在一九七五年年底以前达成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积极成果。

秘书长所收到的南非外长的来文大大地玩弄了南部非洲领袖们寻求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真诚努力，并要求时间与善意以找出对非洲那一部分的问题的解决。这些都是很动听的话，但我必须说，以五十年的时间让南非当局来证明其善意是够久的了。此外，据说信心产生信心。如果南非政府认为它能够继续无限期地利用非洲领袖寻求非洲解放问题的和平解决的真诚愿望，那么南非政府是十足错误的。在世界任一地方，导弹、原子弹、凝固汽油和脱叶剂从来没有能够烧尽独立的精神与人类的尊严。它们在非洲也不会成功。南非已经有了作出建设性发展所需的一切时间。那时间已越来越少了。非洲领袖们已献给了南非一只橄榄枝。这个献礼不是无限期的。让南非不要误会：没有一个非洲领袖不希望看到黑人成为自己屋子的主人。非洲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选择，现在是南非必须作出的一个选择。南非不能继续以友谊与睦邻的政治诱骗来无限期地眩惑非洲领袖们。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的发言，并特别谢谢他对我国政府和对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发言。

胡迈丹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说一下，我是多么高兴见到你主持这个崇高的理事会。贵国伊拉克和我国具有共同命运，这个命运就

是阿拉伯民族从未停止进行争取自己的团结和反对世界上的殖民主义和不正义的斗争。

我还愿谢谢你和安理会的理事国，让我参加这次辩论。

此外，我荣幸地宣布，我今天是代表联合国的阿拉伯集团向安理会发言。阿拉伯各国人民和政府看到在非洲纳米比亚境内还继续存在着非法的和无人道的情况，他们要对此表示自己的关切和沉痛。这次辩论的结果的重要性不仅对于爱好正义与和平的各国人民，而且对于联合国——特别是这个崇高的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和声望，都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这件事应当叫做“联合国问题”，不应当叫着“纳米比亚问题”，因为联合国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是直接的、完全的。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明确在宣布过纳米比亚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权利。这份决议毫不含糊地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将该领土置于联合国的直接管辖之下。按照该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纳米比亚是一块享有国际地位的领土，在获得独立之前将一直如此。

我不打算在这里提到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一切决定，同时我也不愿从法律上分析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继续非法留驻纳米比亚境内的问题。总之，当国际法院说，“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系属非法，是以南非有义务立即将其管理机构撤出纳米比亚，并停止占领该领土”（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报告，英文本第58页），它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南非的留驻是非法的。

这次辩论的目的，是要审议南非遵守去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中规定的问题，特别是该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和第4段的规定。在我前面的几位发言者都曾引用了这些规定。如果我们希望简短扼要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问去年五月二十七日南非外交部长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是否构成对第366

(1974)号决议的正面反应；如果不是的话，安全理事会为了履行其责任，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是这件事的关键所在。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南非外交部长的信和载有南非总理演讲词摘要的附件。我们遗憾地说，这封信及其附件都没有对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作出任何正面的反应。这封信及其附件无非想转移人们对下列两个决议主要目标的注意：第一，南非庄严宣告，它将保证遵守联合国和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决定，并保证把纳米比亚当作一个国家来承认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第二，南非应按照安全理事会决议，采取必要步骤，以撤出其在纳米比亚境内所维持的非法管理机构，并通过联合国的协助将政权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这是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又一次藐视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行径。安全理事会当前面临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适当措施？我们非常关切地注视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各国的部长和代表所提出的建议。总的来说，这些建议是具有建设性的，而且也许是有效的。

对我们来说，我们相信，就安理会将要作出的决定而言，下列几点不应忽视：第一，应当重申联合国在法律上对纳米比亚的责任，并且要求南非采取适当措施，让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留驻该领土，以便加速将政权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第二，为了使纳米比亚人民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前途，自由选举的组织务须在联合国主持控制下尽快成立，无论如何不得超过一年；第三，必须肯定安理会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在其真正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

我还愿强调，南非种族主义管理机构非法留驻纳米比亚，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从而也威胁到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根据宪章第七章拟订采取严厉措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同我们非洲的兄弟一样，我们愿见到把这个悲剧和平地结束。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撤走和纳米比亚独立。如果这可经由和平

方式实现，那是再好不过。可是，由于并未产生任何和平改变，或存在着任何这种改变的远景，我们不得不支持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非洲的纳米比亚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保证要通过一切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手段来声援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我们把这个斗争看成是我们自己反对外国占领、~~维护人权斗争的一部分~~。

联合国采取迫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遵守本组织的决定的一切措施未能奏效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因此，我们再度向继续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各种来往的国家呼吁，停止同该国的合作，积极参与非洲各国和联合国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努力。

主席：谢谢兄弟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卡瓦格利埃里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让我首先对你担任本月份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热烈的祝贺和善意，而且在这个时刻，我高兴地想起我国同贵国所维持的友好关系。

我也愿对你的前任，圭亚那外长兰法尔先生，表示他应得的谢意和祝贺。他的能力和政治家风度众口交誉，这使他即将出长联邦秘书长一职。我国代表团对他在刚担任这个职务之前出席我们这里的会议担任主席，甚为激赏。

我们这届会议召开的时候，正是莫桑比克就要独立以及安哥拉的形势朝向同一目标演变的时候，这对南部非洲整个非殖民化的斗争增加了新的积极因素。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在历史潮流的日增压力下，正走向彻底的灭亡。在这种背景下，南非占领纳米比亚反映的是时代的末流，这和当前世界的现实以及当前人类社会的准则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单单只是非洲人的事，而是本组织全体会员国都关心的事。

意大利关于纳米比亚的立场是明确的：这个立场清楚地反映于意大利代表在安理会和大会中投票的情形。我们认为，我们的投票记录就是证明。

意大利投票支持第2145(XXI)号决议，大会由此决定了结束南非对西南非行

使的委任统治。我国当时成为特设委员会的成员，负责代表联合国寻求管理该领土的实际方式。

一九七一年，意大利那时也是安理会的理事国，投票支持第 301(1971)号决议，安理会透过这份决议重申纳米比亚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还回顾了理事会借以表明支持该领土的统一和完整的决议之前的有关决议。

此外，我们也愿回顾我们投票支持第 311(1972)号决议。安全理事会鉴于南非漠视联合国关于南部非洲的决议，乃借此决议呼吁各国实施对南非的武器禁运。意大利严格地实施这份决议，完全未考虑到从当前经济困难所需要的贸易扩张中得到任何利益。

最近意大利鉴于纳米比亚要成立民族国家的情况，表示支持可以培训纳米比亚人的纳米比亚研究所。

此外，意大利对下列各种关于南部非洲的联合国基金从它们成立以来就一直给予充分的支持：即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训练方案、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大家都知道，这些基金在其他事项之外，对来自纳米比亚的难民和流放的人提供援助。

意大利在纳米比亚没有丝毫商业上、工业上或财政上的利益，也没有维持任何一种海空的运输联系。

我曾指出，意大利政府已向南非当局明确强调其对纳米比亚的立场，最近当南非外长访问罗马时又再度强调了一次。我们总是不断地敦促比勒陀利亚政府在联合国宣告的原则和通过的决议基础上加速确保纳米比亚自决的过程。我们特别向南非当局强调，这个过程应本着充分尊重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精神加以推动，排斥任何分离的种族路线。

我们这样做时也强调了必须同联合国协调来做到把政权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这样的政权移交必须通过西南非民组参与的谈判来达成。

最近我们要求南非拟订一张日程表，确切表明其逐步撤退及同时移交政权的各个阶段。

我现在愿提一下五月底南非政府迫于世界舆论的日增压力所提出的下列两项声明：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于五月二十日在温德和克的演说和南非外交部长于五月二十七日给秘书长的信。

我国政府认为，这两项声明似乎都不符合第 366(1974)号决议中的主要要求，意大利代表于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安理会即曾预料到了这样的决议的内容，他说：

“应当让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和独立权利。依照宪章的原则纳米比亚应当获得充分独立。纳米比亚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应加以维护（第一六五七次会议，第 48 页）。

南非的声明令人失望，我们在里头找不到构成采取实际向前迈进的步骤的明确承诺。这两项声明的语音都颇为含糊，使我们无法确知它们讲的甚么和可能会有甚么发展。使我们对这种现象感到更加遗憾的是，南非政府最近已经证明它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看南部非洲的其他现实状况，这种新的作法促使我们希望可以推动目的在于实现非洲人民愿望的和平解决办法。

纳米比亚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我们面临的是，该领土被一个国家非法占领，而这个国家已丧失了管理权，并且有责任让该地区的人民获得自决和独立。我国代表团以全神聆听前几位发言者的发言，并期望听取出席这次辩论的其他代表团所作的发言。我们仍然不清楚各国代表团最后会怎么样来判断南非两件声明的内容。不过，如果安理会内一般觉得那些文件中含有一些因素值得进一步仔细加以研究，我国代表团随时愿意同其他代表团一道参加这个工作。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愿向纳米比亚人民表达我们深挚的同情；纵然今天存在着一些困难，我们希望他们在按照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迅速取得自决之后可以很快进入国际大家庭。

主席：谢谢意大利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马莱塞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在纳米比亚问题变得非常紧急的时候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位。 你所代表的国家对非殖民化事业的坚定承诺是大家都熟知的。 此外，你个人杰出的外交才干肯定地确保目前的讨论将会以最认真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

我也愿向圭亚那外长，尊敬的兰法尔先生，表示我们的感谢，他主持理事会的审议工作，使安理会增光不少；我们也向杰克逊大使表示谢意，他成功地就这个问题和上个月安理会所处理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协商。

纳米比亚问题存在很久了，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大家都一清二楚。 因此我今天无须把这个国家的历史从头到尾重复一遍。 不过，我倒是愿意简略地叙述一下最近与该领土有关的政治发展，使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这个问题，并稍稍揭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期望。

自安全理事会去年开会以来，非统组织于今年四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审查南部非洲局势，纳米比亚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上，非统组织明确地重述其对南部非洲的立场。 关于纳米比亚，部长理事会在达累斯萨拉姆宣言中，除其他事项外还声明：

“非洲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 南非继续占领其国土是非法的，联合国各会员国有义务避免作出任何意味着承认其行政机构的合法性的事情。 非洲必须严格地履行这个义务，避免采取任何可以被视为承认或接受南非驻留纳米比亚的权利。

非统组织和联合国都认为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两个组织都在努力促成整个领土的独立，彻头彻尾反对将其割裂。 两个组织也都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真正合法的代表。 南非漠视安全理事会一致的明确要求，至今尚未答应从纳米比亚撤出。 事实上，种族隔离政权已

巩固它在该领土的严厉统治，并继续推动班图斯坦化运动。”

我愿在这里再说一句话，当我们谈到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时，我希望大家了解我们并不是讲得百分之百的那样肯定，丝毫没有转圜余地，因为当谈到人类的代表情形时，这种百分比是不存在的。

因此，关于纳米比亚的主要问题是种族隔离政权继续留驻于纳米比亚。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结束该政权的非法留驻于领土。如果今天南非要宣告它愿意离开纳米比亚，剩下的将只是安排细节的事了。然而，南非仍继续非法地留驻在那里，并且甚至极为无耻地企图使它在该领土的非法留驻合理化。

非统组织在同一次的达累斯萨拉姆会议上支持安理会所作的努力，并且接受安理会在去年的第366(1974)号决议中所表示的善意。安理会宣称，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和平解决之道就是由种族隔离政权充分执行该决议，因为该决议试图在南非代表于去年在安理会所作的发言之后，使它有机会表示它的善意；当时，南非代表说，鉴于“该领土的新发展”，南非政府认为纳米比亚人民达到可以“行使自己自决权”的阶段可能较以前有人告诉我们的十年时间短得多。所以，我国代表团至少怀着很大的好奇心，想看看南非政权对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采取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现在已知道种族主义政权对理事会的决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了；这种反应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无耻的，狂妄的、轻蔑的。

第366(1974)号决议第4段要求南非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64(1969)号决议采取必要步骤，撤出其非法的行政机构，并在联合国协助之下将政权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对于这项要求，南非说他们不能离开纳米比亚，因为纳米比亚人民要他们留下来。这岂不是真正无耻透顶么？说纳米比亚人民要占领部队留驻纳米比亚不仅对纳米比亚人民是一种侮辱，而且对非统组织以及的确对整个国际大家庭都是一种侮辱。纳米比亚人不要任何种类的占领——更不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占

领。他们要求自己的国家得到自由和独立。在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之下，已经为达成这个目标而拿起了武器。纳米比亚人民证明了他们随时愿意为争取自己的自由作出巨大的牺牲，由此他们早就平息了种族主义者所谓的纳米比亚人民对于外国控制逆来顺受的一派胡言谰语。

不过，还是让我们暂时假定我们随时愿意接受南非的论调，看看它的说法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第366(1974)号决议规定，联合国应该协助把政权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对于这个要求，沃斯特先生和他的政权已经断然地加以拒绝了，他们不接受联合国的监督。比如，人们也许会这样想：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之下在该领土举办自由选举，应该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如果联合国不参加这个过程，它怎么会知道纳米比亚人民要南非政权留下来呢？如果南非人没有甚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那么是什么原因阻止他们接受联合国的参与呢？那些反对南非留驻纳米比亚的人被起诉、被迫害、被拒绝让他们使用一切表达和宣扬他们观点的工具，难道这不是事实么？反对留在纳米比亚的南非人的那些人，被那里的种族主义政权，使用一切武装力量把他们镇压下来，难道这不是事实么？我们难道真的需要扼要地叙述一下南非非法统治的反对者所受到的种种残暴待遇么？当众鞭挞、任意逮捕、拘禁以及各种恫吓的行径，在那块失掉了欢乐的土地上成了家常便饭。可是，沃斯特先生和穆勒先生却勇气十足地告诉安理会说，纳米比亚人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南非将不加以干预。他们或许要安理会相信，这些年来南非人只不过是纳米比亚的观光客而已。这种想法是多么荒唐滑稽！安理会肯定地——国际大家庭也的确——期望南非作出更认真的反应。

无论如何，联合国监督纳米比亚这件事不只是一个确保公正选举的问题。我们一直主张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责任，因此，南非叫联合国不要插手简直是荒谬透顶；南非应当遵行安理会的决定，滚出纳米比亚，而不是南非叫联合国不要插手。该种族隔离政权断然拒绝遵行联合国对这件事的要求，这明白显示南非无耻地轻视本组织。

第 366(1974)号决议第 5(a)段要求南非在移交政权之前，在纳米比亚充分遵行《人权宣言》。这里的任何人都不会说南非实行了这一要求。该决议也要求种族主义政权释放一切政治犯。但是该政权对这个要求却充耳不闻；事实上，它对它的政敌加以恐吓、监禁、拷打、极尽政治迫害之能事。A/AC.109/L.1007 号文件列举了许多该政权的反对者，他们都是在我们的决议中提出要求之后而被监禁的。例如，托马斯·卡马蒂先生经人发现在他的牢房内写了“一个纳米比亚，一个国家”这几个字，就得被带上法庭，判他有罪；因为对南非来说，谁写了这位年轻人所写的这几个字就是犯罪。

该决议也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在纳米比亚实行一切带有种族歧视及政治迫害的法律和惯习，特别是同班图斯坦本土有关的法律的惯习。该种族主义政权完全不理这个要求，反而含含糊糊地告诉我们说它已经废除了某些未经指明的公告。可是，种族隔离在纳米比亚境内仍然原封未动。比如，南非可曾停止实施所谓的《恐怖行为治罪法》和《破坏行为治罪法》了么？该政权又可曾停止其班图斯坦政策了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因为该政权的声明明白地表示要把班图斯坦政策继续下去。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回答是：所谓的多种族会谈已经举行了。可是，要举行这些会谈的提议却订出一些条件，明确表示这些会谈的目标是要把种族隔离的班图斯坦和所谓的本土这种状态永远继续下去。这些条件的内容不言而喻，我只需扼要举出下列几个就够了：

第一，它们承认在该领土住有各种不同群体的居民，以及各个居民群体对于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所享的权利应予承认；

第二，它们认为非白人的兴趣并不在于政治权利，而只是在于人权的承认；

第三，它们阻止非白人的政治党派参与这些会谈，理由是非白人中有太多的政治团体，没有人知道它们代表谁。

换句话说，非白人将须由种族主义政权所雇用的、现在正充当压迫工具的那些人来代表。

这些会谈的目的在于分化和削弱纳米比亚人民，并在非白人的居民中间制造仇恨。这些会谈没有一点好处，象它们现在这种情况就应该加以谴责。因此，甚至南非的白人也谴责这些会谈，就无足为奇了。统一党副主席，布赖恩·奥林恩先生说，它们所代表的只不过是“推卸责任、自相矛盾和隐晦难解的杰作”。在这种气氛下，任何会谈或种族隔离政权在纳米比亚所作的所谓的宪法安排全都是不折不扣的闹剧；它们是非法的，安理会应加以谴责。此外，去年的决议要求南非向所有目前因政治原因而流亡的纳米比亚人提供充分便利，无须冒逮捕、拘留、恐吓或监禁的危险而回到自己的国家。

南非的反应显然令人不感满意，他们既没有采取实现这些保证的必要步骤，也没有为自由表达意见创造必要的政治气氛。我在前面曾指出，纳米比亚的领导人由于发表要求他们国家的统一和自由的意见而继续被监禁。

我需不需要进一步证明种族主义政权一直未遵守第 366(1974)号决议呢？我再再说一遍，种族主义政权不仅蔑视第 366(1974)号决议，而且甚至进一步断然拒绝联合国在一个它负有责任的领土上实行监督。

有人在安理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研究南非对接触采取反应的“积极”因素。可是，他们似乎没有看到问题的要点；问题不在本组织和非统组织或这两个组织与南非之间能不能有或应不应该有接触？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些接触的基础？以往我们毕竟有过这些接触，可是却一无所获。我们一向承认谈判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承认这种谈判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我们说过，纳米比亚问题的关键是联合国在那里的责任。因此，如果南非拒绝这种责任，什么是这种接触的基础呢？此外，我们切不可把形式同本质混为一谈，问题的本质是结束南非的非法占领。一旦南非明确接受这个原则，则形式和手段就可拟订出来。但是在缺少承诺的情况下，在南非蔑视本组织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很难了解我们的一些同事把进一步接触的问题当作优先事项。

可是，我必须再说一下，我国代表团对于可促使理事会采取行动——而非采取

以往我们所作的劳而无功的做法——的任何其他建设性的建议都将虚心地予以考虑。非洲等待南非采取积极的反应已等了五十年，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

我们必须认真地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南非不顾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反对，继续追求其顽固倔强的政策。如果把种族隔离政权的行为只归之于愚蠢的倔强态度，那就把事情过份简单化了。南非的蔑视行为显然在极大程度上受到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上一些力量非常强大的成员国的政策所鼓励。南非认为它可以继续依赖它们的支持。该种族隔离政权认为它可以不受到国际大家庭的愤怒指责，因为本理事会的三个西方理事国将使它免于对它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特别当理事会中的这些大国站在缺乏一切道义原则的脆弱法律立场上来替它辩护时使它更认为如此。

这三个去年一道投否决票支持南非会籍的常任理事国，以行动来鼓励和支持种族主义政权。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些行动，而不是口头上表示讨厌南非的行动和政策。为此，回顾一些这种行动是适当的。

去年，安理会实际上借通过第366(1974)号决议向南非发出关于纳米比亚的最后通牒。这三个西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支持这个最后通牒。可是，不列颠却同南非搞海上演习，法国也是一样，而且还继续把军火卖给南非。美国接待了南非防卫部队总司令。我有充分证据证明，从那时起有一组南非军事专家，访问了差不多所有西方的首都，搜购军火。这些专家是罗杰先生、恩格尔特先生和范·齐尔先生，他们到过伦敦、纽约、巴黎和波恩。我无须详述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但是如果有人不同意我所说的，我随时愿意对这个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我们的一些同事一直在安理会辩称，纳米比亚的局势不会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对那些代表们和他们所代表的伟大国家满怀敬意，可是他们那些论调背后的逻辑，不只我们难以了解，非洲人民也的确难以了解。我们一再指出，自由斗士现在正在纳米比亚境内展开同非法占领军的战争。南非人自己承认这点；南非人自己说，他们为了进行这个战争在纳米比亚建有军事基地。南非加强了它

在纳米比亚的军火库，它正在该领土内进行迫害性的战争，因而它同时直接地威胁了南部非洲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自由非洲并不掩饰它明确支持和声援解放运动的行为。除非安理会采取及时的行动来促进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否则那里的战火大有蔓延的可能。

南非的反应至今一直是堵塞一切和平的渠道。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支持南非的行动的那些国家，必须了解它们正在助长紧张局势，使军事冲突升级。难道我们真的需要在纳米比亚进行一场正式的越南式战争才能使安理会相信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威胁么？难道我们要等到看到血流遍地，尸骨横陈才相信迫切需要在纳米比亚采取迅速的、决定性的行动么？

十分明显地，纳米比亚的种族战火，由于它的余波势将延伸到纳米比亚国境以外，因此不仅对非洲大陆而且也对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和平与安全都将造成极端悲惨的后果。我们是不是要了解，凡是拒绝承认这种明显危机的人都会愿在安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之前看到这种战火的爆发呢？

明显地，安理会较明智的做法是努力防止爆发这样的战火，而非在爆发之后再竭力想把它扑灭。因此，我们主张不论人们怎么去想因南非继续违抗国际大家庭的意愿和因南非残酷镇压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人民而在纳米比亚所造成的现状，真正的问题在于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安定受到严重的威胁，因而迫切需要安理会采取迅速、果断和明确的决定。非洲和其他自由及正义的代言人在安理会要求它采取与严重形势相称的行动是一项健全的、及时的、合理的要求。我们没有在夸大事实；我们不希望过分渲染；但是我们要不顾一切地设法实现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使那个地区到处弥漫着和平、安全与和协的气氛。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以负责的态度采取行动。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宣称，如果南非不遵守第 366(1974)号决议，它将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措施。无疑地，南非未曾遵守该决议的规定，我已

明白地指出了这点。凡参加过安理会辩论的人都证实了这点，不论在安理会里面或安理会外面无人可以光凭幻想说不是这样。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安理会应该怎么办？本组织曾承诺采取那些措施以实施其决安呢？由于安理会不能既一直袖手旁观，又要保持其作为主要担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信誉，因此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坚定地、果敢地这样做。安理会至少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即将向南非明确地表示它决心不放弃我们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责任。

安理会必须坚持充分而审慎地执行其决议，特别是以空前的一致性所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安全理事会对于这点不能含糊其词，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迫切需要行动。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目前受到严重的危害。安全理事会——的确还有联合国——本身的信誉正为人怀疑。

因此，安理会有责任确保其决定受到尊重；我国政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坚信安理会现在已到了对南非采取强执实行措施的时候了，以便迫使该政权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行为的准则。安理会至少必须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军火禁运。这种行动一定会显示安理会采取行动的决心，而且同时减少南非继续损害和违抗联合国的能力。这种行动也可作为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带来希望和信心。更重要的是它将扩大和平解决的远景，同时，如果安理会未能对这个问题采取果决的行动，上述行动也可以减少在纳米比亚和非洲大陆各地的非洲人民必然要面临的失望和沮丧。

此外，我们也希望安理会将把下列措施包括在用决议形式所拟订的任何措施中：

- (a) 安理会重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权力；
- (b) 要有一项条款明订联合国应举办和监督使纳米比亚人民可以决定他们自己前途的选举；
- (c) 彻底拒绝班图斯坦政策，并要求南非放弃这个政策；
- (d) 重申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
- (e) 要求停止迫害和释放一切政治犯；

(f) 要求拆除南非政权违犯联合国宪章在联合国领土——纳米比亚——内所设立的一切军事基地；

(g) 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暂时中止目前在南非的投资，以向南非明确表示只有在南非采取更明确的反应之后这种投资才可继续；

(h) 安理全拒绝南非政权所举办的任何虚伪的选举和任何所谓的纳米比亚人民所表示的意愿。

我们提出这些建议时深信安理会采取的积极行动将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但是，不论安理会是不是象我们所希望于它的那样采取坚决的行动，或由于我们中间的几个国家的行动而仍旧无所作为，纳米比亚的斗争一定会继续下去。因此，问题是：在纳米比亚，是否应以最少的牺牲获得自由和独立，或是否只有通过武装对抗及承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才能实现自由。不论用两者之中那一种方法，坦桑尼亚将象非洲其他国家一样，支持我们在纳米比亚的兄弟。但是，安全理事会能不能真的在这种局势下作为一个袖手旁观者呢？安理会的行动将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并对国际紧张局势的松弛作出有效的贡献。不采取行动就必然有助于增加更多的痛苦和流血，和进一步使紧张局势更紧张。安理会是否真的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希望当安理会中的西方常任理事国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时将考虑到这点。

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指出，非洲不是来到安理会袖手旁观的。作为解放委员会的主席，我必须强调非洲相信武装斗争。我愿乘这个机会向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表示谢意，它们对解放运动提供了物质援助。我们也愿对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更对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表示我们的谢意，因为它们对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援助。

过去，当我们在这个会议厅中谈到武装斗争时，联合国中的一些会员国不把我们当一回事。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发生了一些事件之后，我们相

信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现在都会正视我们了。如果我们非洲人说——我们已经这样说过——我们愿意纳米比亚的问题通过联合国加以和平解决，我们愿意联合国和南非都能把我们的话认真地听进去，而且要相信我们所说的。但是，如果非洲的努力由于安理会某些理事国的态度而受到顿挫，那么武装斗争——我再说一遍，武装斗争——就必须要继续下去。

纳米比亚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展开斗争。安理会有责任减少他们的痛苦。我愿指出，我们非洲人，尤其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确相信安理会事实上将会采取那些减少纳米比亚人民痛苦的行动。

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纳米比亚人民和整个非洲人民将会得到安理会的支持，这将有助于加强他们对安理会和联合国的信心。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国外交部长对我国和对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刚收到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寄来的一封信，其中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他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依照惯例，我提议，如果没人反对，就照他的请求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如果我恭贺你，这会象是在恭贺我自己一样，你毕竟来自阿拉伯世界。关于你担任理事会主席的优良品质说得越少越好。我担心的是，如果我要列举这些品质的话，我会说得不完全，而且，无论如何，褒奖可能使象你这样谦虚的正人君子感到为难。因此我必须适可而止。

自从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以来，我一直对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事感到犹豫不

决。我认为，我们可能是在绕圈圈。一直没有人提出一些新的要素……我不认为沃斯特先生的发言有什么新颖之处可以为达成实际的结果开辟一条途径。

但我必须为我的同事法国大使和美国大使发言直截了当，可以说不曾玩弄政治花样，而向他们致意。他们说出了自己国家准备要做和不想做的事。

我稍微知道我的好朋友联合王国大使想说的话。并不是我偷看了什么文件，但我相信，他的发言不会同法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相差太远。

然后我必须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他的发言很直截了当——也许不够严厉，但依循着良好的中国传统。

其次就是苏联，我确信苏联会采取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立场。

我们怎么办呢？办法是很清楚的，我们是要继续绕圈子呢？还是开辟一个新天地呢？也许一些种子会发芽并产生一些实际的事物出来。

我承认，自从一九六六年大会特别会议以来，我一直积极地掌握着这种情况。我再扼要地说一遍，我认为从中立国家中找出两个共同管理国同南非一起加速自决的过程可能是行得通的。我的非洲兄弟们对这点很渴望并且支持这项计划，直到后来发生了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大家都很不幸的事：美国主张鼓励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构想。为了纪念我在那届会议期间的同事，我想起克莱门梭先生在国际联盟所说的：如果你想删除那一个项目的话，便成立一个委员会，把这个项目提送给它就成了。当然，它是个理事会，人们会称呼它为一个荣耀的委员会。

我见到过纳米比亚的代表们。他们的行动同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一样，就象远离行动现场的外交官那样——我说这句话时充分尊重他们深切的爱国心和愿见祖国解放的深切愿望。但我必须说明，他们同我们之中许多人一样，一向空口说白话，并未付诸任何行动。这是不幸的事。这是权力问题。行使权力的人能够展开行动，而我们亚洲和非洲国家，我认为，即使是合成一个集体也不行使任何权力，使我们能够把愿望转化成解放的行动。

行使权力的人不准备使用那种权力。他们或许是对的。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使用。但让我们面对事实吧。斯卡利大使已经告诉我们，美国甚至不准备采取制裁行动，他也已经告诉我们，美国将建议，不把任何武器卖给南非。但我们深深知道，不管他们是否把武器卖给南非，南非能够从其他的来源获得武器。这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我只想回顾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事。卢森堡把钢卖给当时交战中的法、德双方。当今我们所说的禁运和制裁并没有适当地进行。这个世界极其腐败，你经常能够发现有些中间人想尽方法把被禁运或被制裁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出售给他们。

让我们讲求实际，面对事实吧，对于我们阿拉伯的石油到达某些国家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我无须在目前谈这个石油问题，因为它可能使我们离开正题。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和方法使南非在军备方面保持强大。

然后，我们应该考虑到南非白人的真正恐惧。不过，我认为，这应该只同南非有关，而与纳米比亚无关，因为纳米比亚在一九二〇年代早期就委托南非管理，为的是准备使纳米比亚人民最终获得自决。

在阿拉伯世界肥沃的新月形土地上，我们领教过委任统治的含义。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等一类的国家，我们有过英国或法国的高等专员。他们也有过傀儡政府。这是一种代行的殖民主义。但甚至在那个时候，各种情况也改变了，各种事件也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完全解放，和委任统治国的相对性破产。他们不可能保有殖民地，因为殖民地人民开始觉醒了，而不再可能任由殖民国家支配。

现在，西方国家是否相信纳米比亚人民还没有意识到外界发生的事情？是否相信他们会起来反抗呢？我们必须等待托管领土内的人民起来造反才给予他们自由吗？我认为在现代这样做，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可能激起不容易收拾的冲突——由于所有非洲人和亚洲人和，我认为，一些欧洲国家，中国和苏联更不用说了，

都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因而情况会更加不可收拾。 但如何支持呢？ 空口说白话支持吗？ 他们并不想发生冲突，一些大国—— 中国、苏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亚洲和非洲集团都是这样。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拟订政策的人考虑到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弱点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想同他们发生冲突的愿望。 因此，整个问题便陷于困难的境地。 而我们为了什么到这里来呢？ —— 只是要等到有战争的状况发生才起而在理事会做些事情吗？ 这样做合乎实际吗？ 这便是联合国所依据的原则吗？ 不到病入膏肓就不肯为病人医治吗？

联合国会死亡，不必是真正的死亡，但是它的实质会渐渐消失。 怎么办呢？ 无疑地，将会有一些决议。 我告诫非洲朋友们：他们制造了长篇的决议，决议分成五章、六章或七章，每一章分为几段。 他们把种族隔离和一切东西塞进同纳米比亚问题有关的决议。

现在，我必须一提的是，我提出过两项比较简洁的决议：一项在理事会提出，另一项在大会提出。 我不是说一九六六年特别会议期间提出的决议草案，而是去年提出的那一项。 在五月间，我设定六个月或九个月的期间，由中立国家的共同管理国加速自决的过程。 非洲的好兄弟们说服我撤销这项决议，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决议要提出。 但是，我发现它是那么长篇累牍；老天爷，我对着它真是不知所措。 在我们非洲兄弟们中厨师太多了。 每个人放进一撮盐或胡椒，使我们浪费了时间。

反之，我们的西方朋友们则平静而满足。 这是安格洛-萨克松式的。 这不是枝节话。 我对一九二九年海德公园一角的言论自由感到惊奇。 他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 年复一年，我开始明白真相了，他们安格洛-萨克松人精明极了。 他们让每一个人说出心里所想要的，他们便知道人民想些什么了。 他们把讲词全部记下来，并注意这些人属于那个团体。 然后，在这些人构成威胁的时候，就有人到来把他们带到包街罚款—— 在通货膨胀以前那些日子罚 10 先令或 21 先令，罪

名是他们做了一些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事情。他们是伟大的心理学家，这些当权的人这么想：让人们说出在胸中困扰着他们的事情，他们就不至有危险性了。

你们这些在座的非洲人和亚洲人，你们的玩法会陷入这种安格洛——萨克松制度的掌握。你们到这儿来大发脾气，吐出一口怨气。我的好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就吐出了他胸中的怨气。他从坦桑尼亚远道而来；然后又有个利比里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好友和兄弟，我也尊敬他们。他们吐出了胸中块垒。因此我们的西方朋友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这些西方朋友知道我们没有什么权力好行使，他们便设计出可能在今后二十年或三十年发生作用的新方案，如果这种事发生的话，那是因为只要沃斯特先生活着——我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他可能活到一百岁——这种政策将是一样的。许多严重的事情都是当玩笑一般说说，但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眼前发生的事。眼前发生的事就是现状不会改变。有人将提出新决议，问题会被拖下去另一段期间，而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不想深入研究我们的朋友们所说的话有什么微妙之处，他们需要时间去劝说沃斯特先生。这种微妙之处是自明的。论调也是自明的。他们说，我们不能采取制裁行动。我们采用的是议会制度，他们说，如果我们的国会或议会不同意采取制裁行动，我们的政体是民主政体，我们必须遵循人民的愿望。这些是民选的代表。

我对这种方式知道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到了那里了呢？我们被放置在这个问题的一旁，我们非洲人和亚洲人。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些违反我自己的原则的事情。归根到底，我们都应该献身于和平，但看来不从事斗争就无法赢得和平。这是矛盾的事。

南非人和支持南非人的西方国家是否不顾非洲统一组织和它从亚洲和拉丁美洲获得的支持——我确信有许多人同情纳米比亚的解放事业——期望一切事物继续保持现状呢？

我们应不应该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使用武力使这个问题激化呢？这是不是唯一的对付之道呢？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则除了设法武装当地人民，或支持终将诉诸武力的积极分子而外，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而这都是可悲的事。

但是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你能告诉我吗？这种办法是否光在安全理事会这儿和大会的讲坛发表演讲，或只是如我们阿拉伯话所说的，吹起死灰让它复燃呢？我要提出一些建议，我将再度谈到这个问题。我不想听任它在瘴气中漂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不仅应对各自的政府、而且应对世界人民负责，因为宪章是由“我们联合国家人民”几个字开始的；我是以世界人民的一分子、而不仅是以一个国家——沙特阿拉伯的代表的名义发言的。

首先，我要等待任何决定草案的提出，我要以我作为本组织一个成员的卑微资格参照我过去的经验仔细加以研究，我过去的经验可溯及我的朋友们同我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六年间把自决原则订成充分完备的权利的日子。我必须着手致力于使这一纠纷获得解决的实际方式和方法——因为它正在酿成一件纠纷。

我们怎么可以期望支持沃斯特先生的西方国家，在沃斯特先生能够用宪章作挡箭牌，说任何人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的时候，去劝说他呢？他只须来个这样的声明就可以搪塞过去了。可是纳米比亚并不是他的国家；而是一块托管领土。所有殖民地领土都获得解放了，那么为什么纳米比亚人还必须接受外国的支配呢？由于纳米比亚有这么多的部落存在，我们应该明白是否能够用公民投票或任何其他方法使他们对某种形式的政府表示同意？这种说法是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的。

为什么要由南非单独进行这件事呢？这就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我一直想着，我们应该有两个中立国家的共同管理国的原因，因为我们不信任南非，我也曾在休息室告诉过穆勒先生说我们不信任他们会加快自决的过程。对穆勒先生说句公平话，他是正在考虑这种想法。他说：“我不能承诺说我们要接受，但我们是会加

以考虑的”。但是，事情并不是象我所想的那样，我们有了这么一个纳米比亚理事会，我们将在许多年内保有这么一个理事会——这不是说我对理事会成员们有什么不满，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们是好人。但他们逐渐成为传统式的外交官：他们有些穿着法式袖口的衣着，一举一动象是传统的外交官。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需要富有革新精神或某些新精神的人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校节上修修剪剪。

巴鲁迪将出乎你们意料之外地讲不到一个钟头的话。快六点钟了，你们大家可以去喝你们的鸡尾酒或做些什么的。不过，再有这么一次就了结了，请——我要在这儿意译莎士比亚的话——让我们忠实于作为外交官的自己，而不要拘泥于本国政府的训令。当然，如果我们不遵循训令的话，他们会开除我们，但或许有些人愿意被开除，因为纽约要破产了。但是要点不在这儿。让我们忠实于自己，并且尝试着去忠告我们的政府说，这种拘泥政府训令的行动已经渐渐成为世界上的笑料，务必使他们不至告诉我们说，“告诉那些人民我们必须要求国会”，对不起，对于来自法国的好友们应该说是议会，“进行洽商建立某种联系”。这些话说来都极好听，但有什么用呢？秘书长在那儿？他今天不在：他在处理塞浦路斯问题，我不知道他在处理什么问题；什么事都推到他身上了。

让我们有两个共同管理国，这两国既不是西方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象瑞典、瑞士一类的中立国家——或许可以是奥地利，但不要是秘书长。不要让他负担太重：他会处理不了的。让这两个共同管理国到沃斯特先生那里去看看他想做些什么。我读了这封信，信中措辞含糊。就象滑溜溜的鱼似的：一旦你认为抓住它了，它却从你的手里跳回海里去。我们只是找出一些理由来愚弄自己。但是这再也行不通了：全世界——人们——都觉察到这一点。在座的我们代表那些政府呢？我们来来去去。你们再也不能把这种想法推销给世界人民。感谢上帝他们觉察到了，因为各国政府是为达到某一目的可以作出牺牲的；他们根据

情况改变政策。但是各国人民，特别是年青人，有他们自己的思想；而迟早——如果还没有发生于纳米比亚的话——他们是会起来的。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主张在一定的期间内解放纳米比亚。

如果他们在一九六六年听从我的意见，当时我提议订出一个从那时算起的六、七年期间，纳米比亚人民——或者是当时我们所称呼的西南非人民——可能已经获得自由了。不，我们有个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这儿；我们想一次得到所有的东西；但我们仍然一样也没得到。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指的是支持解放这个托管领土的想法的非洲人和亚洲人。

第二点是说，只要他们是中立国家，叫它共同管理国，或者你喜欢的话，叫它使者都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应该到那儿去推动一些实际的事情，并且留在那儿——除非沃斯特先生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物——等候他们宣布，而不是等他的一封信，说他将遵守一项计划，以便在一定的期限内——只要我们坚持立场可以是今后一年、两年、三年——由南非把一切权力移交给托管领土的人民。

除此别无他法。否则他们将是在愚弄他们自己，而愚弄不到我们。我们再也不受愚弄。“有某些必须遵守的方式”；“我们应该了解这种部落的情况。”这些都是经济和财政问题。政治考虑是以财政和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好吧！如我向西方国家说过的，“我们将设法保护你们的财政和经济利益。”归根结底，由纳米比亚人去和南非人商量比从其他地方找个什么人去谈都要好，因为他们彼此互相了解。我们有句阿拉伯谚语。它是关于牧羊人的，他说：“我不要我的羊群被吃光，但我也不要让狼挨饿。”让狼——具有财政利益的那些人——满足吧，但不能以整个羊群为代价。

我们经常以外交上的陈腔滥调谈些什么呢？我必须使用非正统的方法来探讨，因为如果我们只使用些外交上的陈腔滥调，我们会一事无成。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提出最后一次警告。纳米比亚问题可能激使许多非洲

人反对西方利益——注意，我不是说政府，而是说非洲人民。他们会说，“那些西方人是反对我们的，……为什么要同他们贸易呢？为什么要同他们打交道呢？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在阿拉伯世界有人找上我谈话我才知道的。有个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住在美国呢？”我说，“我在联合国工作。”他可能不了解联合国。他是个单纯的人。他说，“把联合国搬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吧……那些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我说，“不，美国人民是好人，就象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人民会正确地或错误地起来蔑视我们这些政府，如果我们日积月累地违背他们的愿望，他们就会正确地这样做。不要以为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政府是什么？今天还在，明天就不见了，但人民可不是这样子，除非大国要使用原子弹使世界毁灭。这是另一个问题，目前我们不去谈它。我们要在大会第一委员会谈到它。这是一项警告。人民不再容忍游手好闲、浪费时光。这是关键时刻。莎士比亚说，对自己忠实的人无法对他人虚假。我说的是大意，不是引用原文。

谢谢你，先生，以及理事会的理事们，感谢你们对我的耐心。我有些更严重的其他事情要说，不过，我想还是留待下次会议再说了。

主席：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这次会议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象我在昨天宣布过的那样，明天安全理事会将举行两次会议，每次会议都有足够的发言人。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

下午六时五分散会。

— — — — —